

>往事

木匣里的星子

□ 许海龙

樟木匣底的铜锁“咔嗒”一声弹开时,霉味混着阳光暖烘烘的气儿扑了满脸。母亲正弯腰择菜,竹篮里的豆角在搪瓷盆里晃出细碎水声,我却盯着她鬓角新添的银线,忽然想起这把锁上次被我打开是在三十年前——她总说“小孩子别乱翻大人东西”。

最底层是张旧糖纸,橘子味的糖早化在我七岁的夏天。糖纸上的褶皱被母亲熨得平平展展,边缘用透明胶仔细粘过,像一只敛翅的蝶。那时我总盯着小卖铺玻璃罐里的橘子糖咽口水,母亲不知从哪儿寻来了糖纸,在煤油灯下铺了又铺,说“闻闻就甜”。我把糖纸夹在课本里,却被弟弟当风筝放了,母亲连夜用旧报纸裁了十张“糖纸”,每张都用浆糊粘得周周正正。

叠在糖纸上面的是幼儿园的小红花,花瓣边缘已经发脆了,用铅笔写的“第一名”三个字被手汗浸得发灰。母亲总说我“从小坐不住”,可这朵花底下压着的,是我为了换她一句夸奖,整整一周没在课堂上扭来扭去的证据。记得领花那天,她把红花别在我衣襟上,逢人就说“我家丫头得第一啦”,嘴角的笑纹盛着阳光,比小红花还鲜亮。

再上层是个火柴盒,装着我掉的第一颗乳牙。母亲曾笑我“豁牙像小老鼠”,此刻却见她用红丝线把牙齿系在盒底,线尾打了九个结——后来我才知道,老一辈人说“上牙扔房檐,下牙埋树根”,她怕我长不出新牙,偷偷把下牙收了三年。摸着那细细的红丝线,忽然想起换牙时疼得直哭,母亲边给我擦眼泪边唱:“掉颗牙,长颗牙,丫头长大抱娃娃。”嗓音哑哑的,像春风吹过晒谷场。

抚过泛黄的作业本,指尖蹭到几星蓝墨水渍。那是小学三年级我哭着写的“妈妈我错了”,因偷撕作业本叠纸船被她骂。此刻对着本子上她用红笔圈出的“船”字,才看见背面铅笔写的小字“这孩子手巧,该给她买正经手工纸”。字迹被水晕开过,像落在宣纸上的淡墨。想

起那天她把我拽到书桌前,教我用废报纸折船,船头还粘了朵野菊花,说“纸船要带花香才漂得远”。

“翻什么呢?”母亲的影子突然覆在木匣上,择菜的手还滴着水,围裙上沾着片豆角叶。我慌忙盖上匣子,她的手却比我快,抽出一张褪色的照片——十六岁的我板着脸站在高中校门口,校服第二颗扣子没系,背景里母亲举着伞,半个身子探在镜头外,被摄影师喊“家长别入镜”。

“你那时嫌我土。”她指尖摩挲着照片边缘,豆角叶掉在木匣上。“这匣子当初本想等你出嫁时给你,里面该有红盖头、银镯子……”她声音渐轻,像片云飘进樟木的纹路里。我忽然想起高三那年,她冒雨送伞,我却嫌她的花衬衫太扎眼,让她在校门口等了半小时。雨幕中她的身影越来越小,手里的伞却始终朝我这边斜着,像株被风雨压弯的玉米。

暮色漫进窗户时,母亲把匣子重新锁好,铜锁的“咔嗒”声里,我突然看见三十年前的她:扎着粗麻花辫,蹲在斑驳的木床前,借着煤油灯的光,把我掉在枕头边的乳牙轻轻放进火柴盒。她那时多年轻啊,眼角还没有皱纹,却在每个我熟睡的夜里,把我的“微不足道”郑重地叠进岁月里。

如今我总在深夜想起那只木匣,想起母亲收藏的不是乳牙、糖纸、照片,而是被我踩在时光里的星子。她用一生把我的碎屑拼成银河,而我曾以为,那些亮晶晶的东西,不过是随手摘下的晨露。

今早给母亲打电话,她又说“别买啥母亲节礼物”。挂了电话,我翻出抽屉里的手工纸,裁成小船模样。摆弄着手里的小船,忽然想,母亲的木匣里,会不会又多了颗漂洋过海的星子?

风穿过窗棂,掀开桌上的书页,一片枯黄的野菊花从书页间滑落——或许是当年那纸船上的花,被母亲夹在了书里。原来有些星星,从来都没掉过。

>杂记

枇杷旧锦缀金时

□ 彭晃

初夏的风掠过枇杷树,肥厚的叶片在阳光下翻出银白的背面。我立在老宅后院,看那些金黄的果实悬在墨绿丛中,恍若时光深处缀满碎金的旧锦缎。邻家孩童踩着竹梯攀上枝头,惊起三五只白头鸭,扑棱棱的振翅声里,熟透的枇杷簌簌坠落,在青石板上迸裂出甜香的汁液。

这样的场景总让我想起外婆的蓝布围裙。她生前最爱在枇杷成熟时,搬把藤椅坐在树下择果。布满老年斑的手指灵巧地旋去果蒂,将完好的枇杷放进竹匾里,裂口的搁在陶钵中。阳光穿过叶隙,在她雪白的发髻上洒下流动的光斑,像极了早年灶间蒸枇杷膏时,陶罐口袅袅升起的琥珀色雾气。

老宅的枇杷树是外公年轻时手植的。据说那年他随戏班走南闯北,在苏州园林见到这种“洞庭枇杷”,硬是用棉布包着果核揣了三天三夜带回闽南。树苗抽芽时恰逢母亲出生,外公便说这树是替女儿栽的嫁妆。如今树冠已高过屋檐,斑驳的树干上还留着母亲少女时刻的划痕,浅浅的“正”字记录着她每年量身高的小心思。

梅雨初歇的清晨最宜采摘。带着夜露的果实冰凉沁手,细密的茸毛在曦光里泛着银辉。剥开薄如蝉翼的果皮,橙黄的果肉裹着两三粒褐籽,含在嘴里像抿着口凝冻的蜜。外婆总要留些半青的果子腌渍,粗陶坛里铺层冰糖,再码上枇杷与紫苏叶,封坛前不忘念叨:“等冬至开坛,治咳嗽最灵光。”

旧时巷口的陈阿婆擅熬枇杷膏。她的煤球炉终年支在骑楼下,铜锅里翻滚着去核的果肉,混着川贝与蜂蜜熬成稠亮的膏体。我常蹲在炉边看火苗舔舐锅底,陈阿婆总是边用长柄木勺搅动膏浆,边絮叨着:“慢工出细活,急火熬不出真滋味。”她布满烫疤的手背泛着枇杷叶般的青白,却能拿刀在滚烫的铜锅沿上灵巧地

刮取糖霜,趁热搓成拇指大的糖球分给孩童。

前日经过新开的果饮店,见年轻店员将枇杷与冰块扔进料理机,金属刀片轰鸣间,那些需要耐心等待的滋味被绞成浑浊的汁水,装进印着外文商标的塑料杯。玻璃幕墙映出我恍然的面容,恍惚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正捧着陈阿婆的粗瓷碗,小口啜饮温热的枇杷蜜露,檐角风铃与搅动糖浆的叮当声织成初夏的网。

母亲去年将老树嫁接了新枝。嫁接处缠着保鲜膜,像系着条月白色的绷带。我抚摸树皮上隆起的瘤结,那里凝结着三十年前某个春夜的往事——九岁的我举着煤油灯,看父亲踩着木梯嫁接枝条,刀刃斜斜切入树皮时,乳白的树汁顺着刀锋蜿蜒,在月光下宛如流动的银汞。

最妙的是雨后初霁的黄昏。水珠在枇杷叶上聚成晶亮的透镜,倒映着变幻的云霞。麻雀在枝丫间跳跃,啄食被雨水泡胀的果实,醉醺醺地发出啾啾。这时若凑近树根细看,会发现蚂蚁正搬运着破碎的果肉,沿着青苔斑驳的砖缝,排成蜿蜒的金线。

暮春时节路过茶山,见茶农将枇杷叶与茶青同焙。他说这样制出的“枇杷香”别有风味。我忽然想起《本草纲目》里写枇杷叶“治肺胃之病,大都取其下气之功耳”,而外婆总在秋燥时煎枇杷叶水,逼我喝下那青涩的苦汤。如今阳台上那盆扦插的枇杷苗,新抽的嫩叶背面也生着茸茸白毛,在夜风里轻轻颤动,像是重复着某个古老的手势。

昨夜梦见自己变成枇杷树上的一粒花苞。寒冬里裹着灰褐色的茸毛,某天忽然被南风吹醒,裂成五瓣白花。千万朵铃铛般的花儿在月光下摇晃,细密的花粉随风散入春夜,其中有粒最轻盈的,飘过斑驳的院墙,落在外婆梳妆台的玻璃瓶里,化成了一滴不会干涸的蜜。



>诗苑

诗意昆明(组诗)

□和家胜

昆明蓝花楹	秋
夏日 露出一抹 羞涩 探询 昆明春天的 深度与 广度	银杏树的 高傲 高过了 秋天的 目光
昆明	冬
春天 曳地的 裙子 擦了夏日 一地 温柔和 怦然心动	红嘴鸥的 娇嗔 收容起一声声 徘徊的 叹息
春	翠湖公园
花香的 温柔 把昆明人 一口口 喂饱	平和 在半城杨柳里 徜徉
夏	呈贡斗南花市
梦境的 清凉 滑倒一行行 炎热的 诗句	才踮起 半个鞋跟 便蹭亮了 昆明的 四季如春
	逛呈贡宝珠梨园
	多情的 眼神 垂涎欲滴
	贪婪的 心跳 肆意流淌